

衣培显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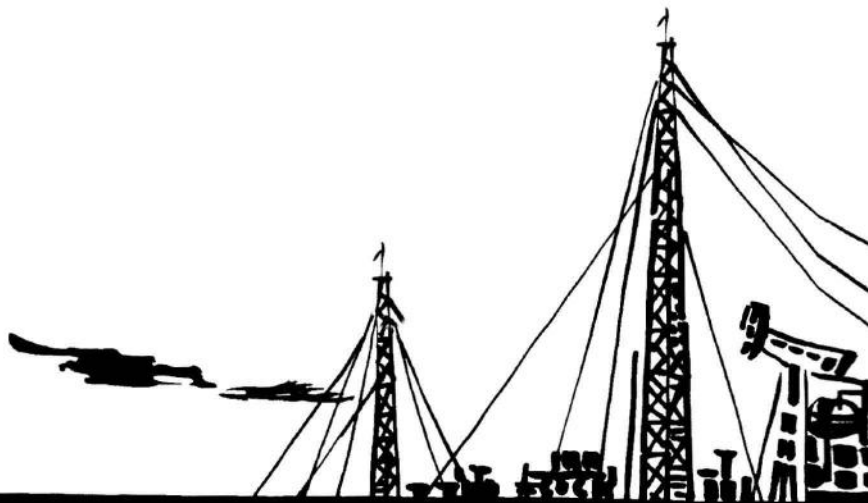
# 辉煌淮噶尔

HUI HUANG ZHUN GA ER

新 华 出 版 社

# 辉煌准噶尔

衣培显 著



新华出版社

1997·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辉煌准噶尔/衣培显著.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1

ISBN 7-5011-3918-0

I. 辉… II. 衣… III. 石油工程-经济建设-成就-新疆-克拉玛依 IV. F42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9202 号

## 辉 煌 准 噶 尔

衣培显 著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总 经 销

新 华 出 版 社 照 排 中 心 排 版

新 华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制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625 印张 插页 2 张 188,000 字

1998 年 2 月第一版 1998 年 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3918-0/G·1439 定价: 12.00 元

# 目 录

## A

挺进黑油山 .....	1
大漠魂 .....	6
会战颂 .....	28
希望之光 .....	34
准噶尔的辉煌 .....	38
昆仑山下油更香 .....	50
喜悦与期望 .....	55
“其始也简 其终也巨” .....	59
昆仑长啸奉献歌 .....	61
来混工龄的小家伙 .....	77
“战士万岁!” .....	79
新风鸣吹同舟歌 .....	85
明月何曾是两乡 .....	88
黑油山上娘子军 .....	94
拼命女郎 .....	97
“堵漏专家” .....	99
“克一”，今在何方？ .....	101
“义不容辞的责任” .....	103
“四大战略”与“二次创业” .....	105

科技之泉吐琼浆·····	108
路,是这样走过来的·····	111
招标的效应与启示·····	114
深情如血爱共永·····	117
春风又到准噶尔·····	125
蓝天 白云——访美见闻之一·····	129
报业掠影——访美见闻之二·····	133
历史之证——访美见闻之三·····	140
人车行——访美见闻之四·····	14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51

## B

夜宿帐篷城·····	154
在电影院里·····	158
没有新郎的婚礼·····	162
苦衷·····	177
坐车·····	178
微笑·····	179
挂号·····	180
风波·····	182
望乡思母·····	204
蚕茧颂·····	206

## C

舆论引导的作用及舆论导向的把握·····	214
少说空话 多办实事·····	220
抓职工教育刻不容缓·····	223
玩火自焚·····	225

说“萃萃蝇”.....	227
吃苦和吃墨、吃鸡及吃鸭蛋议 .....	228
从《明日歌》说起.....	230
由一张电影海报想起的.....	232
时间·勤奋·青春.....	233
从螺丝钉谈青春.....	235
“有所作为”谈.....	237
“语不惊人死不休”.....	239

## 挺进黑油山



像是一团红色火焰，在茫茫戈壁壁上飘动——那是一面鲜艳的红旗，正随着汽车缓缓前行。

汽车，不时地在戈壁上颠簸。车上，在迎风劲飘的红旗，拥挤着一群“青年钻井队”的队员。虽然迎面扑来的6月热风，常燥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但队员们还是又说又笑，甚至有的青年竟梗起脖子纵声歌唱起来。

队员们的心情是自豪的，因为他们是第一个肩负着重任、挺进黑油山的青年钻井队的队员；队员们的心情是兴奋的，因为他们为了寻找油田，就要奔赴到新的战场黑油山。

黑油山(维吾尔语:克拉玛依)，位于准噶尔盆地的西北边缘。据地质专家们推测，那里在两亿年前就开始溢油，最后形成了些奇形怪状的“沥青丘”和“沥青湖”。在50年代初中苏石油公司时期，曾在那里用木制井架打过几口浅井，后又派出地质队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地质普查，并取得了有关地层、构造和含油气的一些资料。到了1955年1月，北京召开的第六次全国石油地质勘探会议决定，要在黑油山打探井，并指令由独山子矿务局派出一个井队前往黑油山。这一消息极大地振奋了独山子石油工人。因为当时全国除玉门油田外，还尚未发现一个大油田。如果能在准噶尔盆地找

出油田来，这岂不是新疆石油工人的光荣和骄傲！何况，国家的建设又是那样急切地需要石油！于是，人们纷纷报名要求参加钻井队。最后，一支由 8 个民族、36 人组成的青年钻井队在技师兼队长陆铭宝同志（现为南疆石油勘探指挥部副指挥兼钻井总工程师）、地质员王秋明同志（现为南疆石油勘探指挥部副指挥、兼总地质师）的带领下，于当年 6 月 14 日由独山子乘车向黑油山进发了。

汽车在戈壁滩上颠簸。车上的人们仍兴致未尽地欣赏着戈壁景色。过去，人们一听“戈壁滩”3 字，心里就有些发怵，而现在已经置身于戈壁滩的怀抱了，人们却又是感到这般的亲切：看那一簇簇一堆堆的红柳，绿中泛红，迎风摇曳；看那一团团一片片的“索索”，朝气蓬勃，生机盎然；看那成群的黄羊，东奔西跑，撒大欢儿，有的也竟毫无惧色地站在那里，凝视着汽车开过，甚至有一只竟摇头晃脑的，似乎在向车上的人们点头致意。看着这一切，青年钻井队员们感到又新奇，又兴奋，像是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 二

由于戈壁沙滩没有公路，汽车只能在颠簸中缓行，所以，到达黑油山时，是第二天的中午时分。离停车不远处，只见 1 号井架巍然屹立在那里。这井架是由独山子安装部的工人提前安装起来的。不少同志一下车，便蹦着高儿向它扬起了双手。

脚下，就是钻井队员们的家了；井架下，就是新的阵地了。说是家，但什么都没有，只有脚下的砂砾一片，只有周围的“索索”为邻。这天晚上，人们就露宿在戈壁滩上。经过两天的汽车颠簸，人们确实有些疲劳了。有的已带着微笑进入梦乡；有的还在噙噙喳喳地在说什么悄悄话；有的虽然躺在那里，却静静地在望着星空出神，像在凝思今后的战斗生活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青春应该怎样地放射出灿烂的光华。带队的陆铭宝同志虽然也静静地躺在那里，心



里却不平静，他感到这是自己第一次远离领导和矿区独立组织作战，重任在肩，非同小可，确实有些不安。可是，当他想到在出发前全体青年队员曾经向党表示的决心，又有一股信念的力量在心里激荡着。

第二天，全体钻井队员便投入了钻前的准备工作。

当时，全队的口号是：“安下心，扎下根，不出油，不死心！”这12个字，是全体钻井队员出发前向党表示的决心，也是全体队员挺进黑油山的誓言。可是，要真正在这里立住脚、扎下根，又谈何容易！那时，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长期生活的条件。戈壁茫茫，头顶青天，脚踩沙滩，没有遮风避雨的住处，没有可供生活的水源；风沙经常肆虐，蝇虻到处横行。在生活上，有时想吃一点青菜都很困难。这一切，并没有使青年钻井队员们产生一丝动摇。没有住处，就露宿戈壁沙滩；缺乏生活用水，就喝新发现的小西湖中的带有硫化氢气味的苦水；蚊蝇叮咬，就戴上防咬面罩；没有青菜吃，就干脆别想它。夜间，有时突然刮起大风，被子被吹跑，蚊帐飞上天，人们难以安眠。但青年队员们从未怨天尤人，只是赌气地骂一声老天，或一笑了之。全体青年队员们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以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无畏的精神，积极进行着开钻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平整场地、摆放管子，整修设备、配制泥浆，个个忙得汗流浹背……

### 三

7月6日，黑油山1号井终于开钻了。钻机高歌，转盘飞旋，整个井场沸腾了。茫茫戈壁，似乎突然爆发出了青春的活力；成吉思汗山，好像发出了回响，为石油工人助威呐喊；红柳、索索，也好像在踏着钻机的乐曲翩翩起舞；钻塔上空的几缕白云，像是天仙为石油工人凉着的汗巾，在随时准备飘下来为工人擦污揩汗。

钻台上，司钻荆义田正手握着重刹把，眼盯着指重表，脸上透出

庄严、兴奋的神彩。他是刚由副司钻提上来的，干劲大，热情高，信心强，曾发誓要打好1号井。其他同志也个个精神抖擞，手脚勤快地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

钻井队员们的汗水在流淌，地下的进尺在加深。可是，不料当打到3000多米处在提完钻之后，突然发生了井喷。水柱呼啸而出，带出的石子打得井架叭叭作响……

“必须组织压井，制住井喷！”队长、地质员果断地决定。

可是，钻具不在井里，如何压井？同时，井上也无所准备，根本没有充足的压井泥浆。怎么办？先走第一步再说。于是，队上组织人员冒着井喷和石子击伤的危险，团结一致，勇敢战斗，拼死拼活，舍生忘死，终于把钻具下到了井里，井口可以控制了。可是第二步，压井的泥浆如何解决？那时，尚未发现当地有可配泥浆的土，所用的都是从独山子运去的。在发生井喷之后，队上虽然向独山子报告了井喷情况，并要求支援压井材料，可是要从独山子运来，因当时未修公路，只行程就得两天。两天时间，就这样任它自喷？而且井身又会遭到如何的破坏？因此，必须想方设法抢时间，争取尽快把井喷压住。这时，有人提出，能否用回收的泥浆压井。队上感到这一建议可取，便立即组织全队人员紧急行动。有端脸盆的，有提铁桶的，有拿碗缸的，有用双手捧的，七手八脚地回收起泥浆来。鞋湿透了，不管；衣裤脏了，不管。大家只有一个信念：赶紧回收泥浆，尽快压住井喷！最后，就是用这些回收起的又经过一番过滤的泥浆，再加上独山子运来的泥浆材料，终于把井喷压住了。成功的兴奋，胜利的喜悦，使每个钻井队员欢欣鼓舞，有的手舞足蹈地欢呼起来，有的蹦着高儿撒大欢儿。

这次井喷确实出人意料，可是它却给了人们新的启示和希望，井喷本身说明了：既然地下有水层气层，那它的下边就可能存在着油层。这种希望，又进一步激励和鼓舞着全队职工更加朝气蓬勃地继续战斗。终于，经过3个多月的奋斗，1号井胜利完钻了。

#### 四

完钻之后，钻井队员们又信心百倍地承担了这口井的试油任务……

这一天，当清水替出井内泥浆之后，井下的油气就拼命地涌向了地面，顺着管线喷进了油池内——

“出油了——喷油喽！”在场的人们欢呼着，

钻台上的人们奔下来了，

驻地上的人们飞奔来了，

正在做饭的炊事员们赶来了……

井场上沸腾了。有的欢呼，有的跳跃，有的自唱自舞起来。甚至有几个青年竟兴奋得捞起原油抹在脸上，嘻嘻哈哈地追逐着、打闹着，尽情地享受着经过艰苦奋斗而取得胜利的的喜悦和欢乐……

出油的这一天，正是1955年10月29日。

青年钻井队的决心，终于变成了让人振奋的现实；钻井队员的誓言，终于唤醒了沉睡万年的戈壁；青年们为祖国寻找油田的沸腾热血，终于化作了奔突喷泻的黑色油流……

克拉玛依油田，就是这样地发现了。

(1985.8)

# 大 漠 魂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羨它现实的明艳

然而当初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满了牺牲的血雨

——冰心

## 序

今天的塔克拉玛干大漠，已非古时的沉寂和冷酷，它已热情起来、兴奋起来、沸腾起来。塔北、塔中、塔东、塔西南，钻机轰鸣，车流不息。那一座座耸立的井架、一群群银色的油罐、一条条输油管线、一片片油田基地，说明了塔克拉玛干大漠，正以其博大的胸怀，拥抱着来自全疆、全国的各路石油健儿；以其满腔的热情，倾吐着气流油涛；以其空前的兴奋，编织着今日塔里木盆地明艳瑰丽的石油花环……

塔里木的今日，塔克拉玛干大漠所绽开的石油之花，令国人叫好，令石油人兴奋；令今日战斗在大漠中的石油健儿鼓舞，更令昔日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几进几出大漠、历尽艰险困苦进行石油地质勘查的先驱们感到欣慰，因为他们终于看到了所极度盼望的这一天，因为他们40年前所曾付出的艰辛、血汗，甚至牺牲，终于化作今日胜利成功的鲜花。也正基于此，笔者曾在塔里木几个构造上相

继喷出高产工业油气流后采访过他们,从中也了解了一些他们当年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漠的经历与事迹。被采访过的几位有夏公君(1988年退休前任塔西南勘探开发公司总地质师)、曹瑞明(1993年退休前任塔西南通总站教导员)、高耀文(1994年前任塔西南工会副主席)等。后因多种原因一直未有将采访来的材料整理成篇,总感遗憾。所以今日决心写就成文(算是历史资料,也算是对历史岁月艰苦奋斗传统的缅怀),奉献给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石油建设者们。

## 绝路逢生

这一群汉子进入塔克拉玛干大漠已有十多天了。日复一日的徒步跋涉、观测踏勘,已显得有些疲乏。再看看前方,迭瓦式的沙丘、沙山就像大海的怒涛一排排地扑来,令人感到这一群就像波涛中的一叶小舟。不同的是,他们绝不能随波飘荡,而是必须按照预定的航向破浪前进。

这一群的组长是夏公君。他1951年毕业于南京地矿专科学校,分配到西北石油管理局后,曾先后在陕北、青海、甘肃当实习员和地质普查队长。1954年调新疆,1957年初,任该局地调处塔里木勘探大队地质师。正是这一年下半年,上级决定要进军塔克拉玛干大漠开展石油地质调查。由于大漠浩瀚,东西向长达千余公里,南北向宽达五六百公里,若南北向地横穿沙漠作测线,不需一两个月是难进出的。所以便决定成立了以夏公君为组长、有504队队长张耀荣、505队队长依祖训、报务员曹瑞明等参加的先遣沙漠踏勘组,先步深入沙漠腹地,勘察地表情况,摸清大漠环境,为下步全面横穿大漠提供有关资料,奠定工作基础。这支先遣踏勘队伍经过一番准备后于9月1日从麦盖提县色力布亚出发,越过叶儿羌河,开始了这次由西至东向大漠挺进的壮举。

塔克拉玛干大漠确实浩瀚而又神秘，无边无际，丘山叠嶂，周围静得死一般，偶有一阵小风掠过，被吹动的几棵索索、红柳也颤抖得叫人发怵。唯一令人慰藉和感到漠中生气的是随他们而行的20多峰骆驼的驼铃声，又脆又有节奏。然而，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艰难跋涉，又有一峰体质较差的骆驼因缺水供饮而倒下了。

水，是生命之本。著名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一行5人1895年探险塔克拉玛干大漠，只有他1人垂死挣扎着爬了出来，其余4人和8峰骆驼均葬身沙漠，也就是因为最后无水而丧命。这次，踏勘组虽在出征前根据里程对所需粮食、饲料和淡水作了留有余地的计算，但进入大漠深处之后，走沙滩，越沙丘，翻沙山，简直如逆水行舟般地艰难，尤其翻越那一二百米高的一座座沙山，负重的一峰峰骆驼更是难以爬登，人们必须一峰峰地前拽后推地向上拉，把人累得汗流浹背，口干舌燥。可想人体水份的补充该是多少。且有那一峰峰骆驼，虽然是“沙漠之舟”，耐热耐渴，那是它体中有个蓄水囊，当水囊一旦干瘪下来无水补饮，也是要失去体力和丧命的。所以，每当人们从容器里往外倒水食用时，一峰峰骆驼便急切地凑上来，把水桶围个严细，伸长脖子等着主人的施舍。可是，所带的供人用的淡水毕竟有限，若一旦淡水枯竭，那不只是骆驼的生死，更要危及这一支肩负重要使命的踏勘队员的生命！

人们看着曾与自己朝夕相随的已经倒下的骆驼，既遗憾又心痛。虽然这一群人前几天在每日跋涉劳累之后，亦曾在月光下寻找大漠凹处试图挖坑找水，但总是挖下个一二米深也难见沙土的一点湿气。挖水不见水的悔气，骆驼倒毙的丧气，使另外几个随行的维吾尔族驼夫升起了恐惧，他们一个个跪在地上，双手合掌于胸前，虔诚地向苍天祷告，祈求“胡达”保佑。

这天傍晚，当他们像往日一样立标志、插红旗、选测线地劳累一天之后，又选择了一块地方挥动起砍土钎来挖坑找水。沙坑依然难挖，边挖边塌。可找水心切，越塌越挖。终于，当沙坑挖至一米五

六深时，挖出了见湿的沙子；挖至近两米深时，只见水从地下渗出。顿时，人们欢呼起来。经品尝此水又苦又咸，可谁也未扫兴。驼夫阿西木急不可待地先舀满一桶奔到驼群里。人不能饮用，饮骆驼是可以的。

水的补充，意志的升华，使这支大漠踏勘队伍又继续坚韧不拔地前进；一天又一天，一晚又一晚。进大漠已经近一个月了，踏勘了近多半的路程，人们期盼着尽快抵达从航空照片上所确定的那座东西走向的海米——玛扎塔克山脉的目标。这里将可能是今后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漠理想的中途休整和给养补充之地。这一天，当他们翻过几座沙山后，发现前面的沙山渐渐矮下去了，一座黝黑色的小山脉跃入人们的眼帘。人们欢呼起来，这就是海米塔克山。

海米塔克的东端便是罗斯塔克山、玛扎塔克山，之间相距十几公里。在这几座岩石山上，人们用了几天时间攀登踏勘，采集标本，埋设标志。令人惊异的是，在这里竟发现了大量的诸如牡蛎、珊瑚、腹足及瓣鳃类等古生物化石。人们见了，喜不自禁。夏公君等观详着，敲打着，确认这是几千万年前第三纪时的浅海生物的遗体。他高兴地向大家叫着：“这证明——在六七千万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大海呀，汪洋大海！”

人们看着，似乎眼前真地出现了一片汪洋大海，一会儿是秀丽的万顷碧波，一会又是壮观的风吼海啸……

这风，可真地是在此后的一天吼起来，并确如海啸般地席卷大漠。这场巨风来得太出人意料。早晨，还是阳光普照，晴空万里，人们也一个个地忙得正欢；夏公君沿途察看地质露头，依祖训一路选定测线位置，张耀荣忙着调查植被分布。谁知还不到中午，老天便突然翻脸，卷来了这场狂风，整个大漠黄沙弥空，人眼难睁，举足行步更是艰难。人们只好缩着脖子暂蹲在一个地方不动。约过了两个多小时，狂风渐渐减弱。人们这才渐渐汇集在一起。一清点，却独不见吐尔地。

吐尔地，维吾尔族青年，踏勘组的工人兼翻译。原来他在狂风来临之前，正去一个山顶插埋红旗，设立踏勘标志。谁料狂风突然袭来后，他竟至今未归。是叫狂风卷走了，还是迷失了方向？几个人站在风中不安地猜测着，向四处焦急地呼唤着……

夜幕渐渐降临，仍不见吐尔地归来。于是，人们忙着四处拣干柴，燃起了一堆冲天篝火，同时，也举起猎枪，朝夜空鸣放，想唤来不知在何处的吐尔地。然而一直到天亮，也未见吐尔地。大家心急如焚。夏公君命报务员曹瑞明用电台和指挥点联系，报告踏勘组的目前处境和吐尔地失踪的情况。可是，经长时间的电台呼叫，又偏偏通讯中断联系不通，这更让人焦虑不安。尤其作为踏勘组的负责人夏公君已经感到目前处境的严重和复杂：吐尔地不见了，踏勘组所带的食粮和水也所剩无几，那二十几峰骆驼除已经倒毙下四五峰外，其他的也折腾得力不支体了。面对如此紧急而复杂的处境，夏公君心里却很清醒：人必须要找；踏勘还要继续；人还要走出沙漠。他取来所带的一张小比例尺的航空照片，与其他人一起分析。从照片上看，目前踏勘组所处的位置离和田河已不是很远，但也还有几天的里程。最后决定：为了减少那点有限水粮的消耗，兵分两路行动：一路是夏公君、张耀荣和一名维吾尔族驼夫，带着挑选出的三峰比较壮实的骆驼，负责寻找失踪的吐尔地；一路是由依祖训带着其他人和驼队，按原定路线方向徐徐地踏勘前进。

阵风还不断地从大漠掠过，那漠中的索索、红柳在风中瑟瑟发抖。吐尔地失踪已经一天一夜了，他有没有遇到意外？夏公君一行急切地顺着原路，追寻着吐尔地的踪迹。一路上，他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辨认着路上的足迹，判断着吐尔地的可能走向。有时朝天鸣放猎枪，有时爬上沙丘向四方呼唤。已经跋涉一二十公里了，可仍未找到吐尔地的踪影。

夜幕又降临了，还不知吐尔地身匿何方。大家又急又累，便借着半明的月色，选择一块有野生植物的地带暂作宿营之地。可是谁



能放心地休息？他们又忙忙活活捡来一些干柴枯叶，燃起一堆篝火，抱着一线希望，企盼着吐尔地从黑暗中走出，向亮光走来。然而，篝火暗下又升起，升起又暗下，却始终未见奇迹出现。四周一片沉寂，只听到那几峰骆驼在临近舐吃落叶的沙声。

是谁喊了一声“看”，几人的目光一齐向黑暗的深处看去：在一棵黑黝黝的树影下，朦朦胧胧地看到一个黑影子似乎在动，是熊？是狼？张耀荣机灵地端起猎枪，夏公君手持电筒照向那边，但难辨清，只模模糊糊见那黑影在晃动。他们便一步步走向前去，黑影渐渐清晰了，是人！是吐尔地！他们惊喜地呼着吐尔地的名字一齐冲上前去，但还没等到靠近人前，吐尔地已瘫倒在地上。两人赶紧把他架到仍有余火的篝火堆旁，抢救，喂水，呼唤，吐尔地终于清醒过来，朝着他们直点头，嘴里断断续续地说着“幸亏——你们来——找，要不——我——完了……”两眼涌出两行泪水。

原来，当狂风骤起后，他便已从插上小红旗的山上懵懵懂懂地赶下山。这时，尘砂漫卷，天昏地暗，一二十米外的景物也难辨清。他蜷缩着身子冒着风沙，企图追上踏勘组的伙伴。岂料，他走来转去，并未追上战友。他怀疑自己可能是迷向了，要不是应该追上的。他四处张望着，企图看到追逐目标，但一座座沙丘沙山挡住了他的视线。他只有凭着自己的判断继续摸路追赶，但直到夜色茫茫，也未找到踏勘组的人们。他害怕极了，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慌。但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使他硬撑着饥饿无力的身子，昼夜不停地一步一趔趄地追寻着，直到第二天傍晚。由于极度的疲劳和饥饿，便不由自主地一头栽倒在地上，但心里还在清醒想着：就这么躺着死去，岂不叫野兽吃掉了。他又勉强地爬到临近的一棵古老的梧桐树下——正好枯树有个干洞，便吃力地把上半个身子塞进去，这时他也近乎昏迷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半醒半昏地隐隐约约听到不远处有什么声音，便强伸出上身迷迷糊糊地想看个究竟。他怔住了：那尚有余亮的火堆旁，正有几个人影在动。他哆哆嗦嗦挤出树洞，